

全国第八届图书“金钥匙”奖
年度十佳长篇小说奖

敦煌遗梦

DUNHUANG YIMENG
徐小斌◎著



新皇朝「通史」的
歷史意義

新皇朝 通史

中國通史綱要

第一冊



中國通史綱要

敦煌遗梦

徐小斌◎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敦煌遗梦 / 徐小斌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-7-80623-801-1

I. 敦... II. 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0207 号

敦煌遗梦 / 徐小斌 著

出版统筹: 单占生 唐朝晖

策划编辑: 陈 静 方 伟

责任编辑: 杨彦玲 文 欢

美术编辑: 王井起

责任校对: 丁淑芳

出版发行: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: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
邮政编码: 450011

承印单位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: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: 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3.25

插 图: 12

印 数: 1-8,000

字 数: 155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23-801-1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「目 录」

一、如来	001
二、吉祥天女	036
三、“俄那钵底”	067
四、观音大士	101
五、西方净土变	141
六、我心即佛	173

一、如来

1

如来，据说是指佛祖所云绝对真理。

藏密传人月称说过：凡如来均为五色之光。

而宗喀巴大师则进一步说：绝对的真理，便是对于这种光的神秘的领略。

很久以来，我一直误以为如来是释迦牟尼的别称。小时候，我指着释迦牟尼像说：“这是如来佛。”

这并没有错。在大乘佛教中，释迦牟尼已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。

小时候，我以为真理只有一个。但后来听哲学老师说，绝对真理是一切相对真理之和。

你有你的真理，我有我的真理，加起来就等于绝对真理，这似乎有点儿滑稽。

数学老师告诉我们，非同类项无法相加。

单单是佛教，便有着相互对立的两极真理：佛教基本教义主张修“戒、定、慧”，忌“贪、嗔、痴”；而藏传密宗却认为男女双身修密，也就是佛与相应的性力结合时，才能达到某种境界。

所以如来光分五色，大约便是为了照顾人之观想。

张恕的妻子死了。死于车祸。

据说她当时和情人在一起。

这当然使张恕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。不过他看起来并不显得特别颓丧，而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。这两年他苍老多了，比一般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男人更显得满脸秋色。衰老实际上是从发胖开始的，而发胖，却是因为一种空泛的因循、平庸的侵蚀。这种侵蚀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将一个个活灵鲜鲜的生命慢慢地、舒服地捆住，然后让这生命在最温暖最舒适中慢慢地僵死。

张恕的脸已呈现出僵死之前的灰色。

“人已经死了，你也不要太难受了，还有孩子。”我重复着这时需要的老生常谈。

他冷冷地笑了笑，用粗糙的手指慢慢地摩挲着儿子发黄的头发，“我这两天忽然在想，”他闷闷地说，“人类表达悲痛的方式太贫乏了，除了同样地哭、同样地掉眼泪之外还有什么呢？”

他的话让人有寒冷侵入骨髓的感觉。

“也许在三年前结束对你会好一些。”我说。

“谁知道呢。我现在相信定数，‘自古穷通皆有定，离合岂无缘’。”他的眼光有些游离，“我没有离开她和孩子，这点我至今不悔。”

三年前，张恕有一次神秘的河西走廊之行。所有的人都以为，他不会回来了，起码，他再不会回到妻儿身边了。

但是，他回来了。像走时一般突兀。

他的妻子王细衣是某省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公子，人也像名字一样美丽，而且，是远近闻名的才女。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、乖乖听话的

儿子，如今已经十二岁，叫做张古。

所以谁也不明白张恕目光背后的那种寂寞。

当然了，我除外。这并非我有精通破译心灵密码的本领。很简单，是张恕本人把一切都对我说了。确切地说，是我被他选中了。我并非他的密友，平时也是忙得要命，难得坐下来侃大山的，但大约正因为如此他选中了我。

“肖星星怎么样？你现在可以和她联系了。”看着他那越来越高的发际，我眼前忽然闪出一条小径。

他摇摇头。小径被阻断了。

“也许是她说得对，好男人和好女人永远走不到一起，永远。所以，不要痴心妄想。”他说。

3

张恕是在敦煌三危山的招待所认识肖星星的。

那是他来到敦煌后的第三天——一个西北少有的新鲜湿润的早晨。那是他几天来头一次听到纯正的北京口音——多少年后他还记得那悦耳的声音。正是这声音使他极端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。他好像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国度里。

当时那个清亮明快的声音是在和管理员老头讨论全国粮票的事情。

“要全国粮票吗？我这儿有。”他快步走过去。他还从来没这么热情过，熟悉他的人肯定会吃惊。

侧脸对着他的那个姑娘转过头来。当然，他首先看到的是她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又大又亮，黑如点漆。许多年之后他才明白他的错误：他不该先看她的眼睛！因为她五官的其他部位都很一般。假如当时他

首先看到她的鼻子，或是前额，大约就不会有那种近似荒唐的悸动了。

当时那个姑娘给他的感觉是和那个早晨一样清新。她随随便便地梳着短发，显得很俏皮，一双大眼睛目光清纯地盯着他；鼻尖儿微微上翘（这种可爱的小翘鼻子在中国女人中是很少见的！）；丰满的嘴巴像一朵暗红色的玫瑰花苞；脸上的皮肤晒黑了，还撒着星星点点的雀斑，可是从脖颈到锁骨裸露的地方却白得耀眼。她上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色全棉T恤衫，下面是一条牛仔短裤，服饰简单而毫无修饰，个子不高却浑圆饱满、富于弹性，当晨风高扬起她的头发时，她全身似乎都沐浴在青春的光照里。

在他眼里她很特别，自始至终都很神秘。当时她用那样一种文质彬彬的口气跟他说话：“您有全国粮票？……哦，太谢谢了！”他觉得这种口气和她很不相称，她似乎应当更活泼更明快更直截了当。但是，她竟然把这种口气维持到最后。是的，她对他始终保持着距离，绝不给他越雷池一步的机会。

大约正是这种距离使她变得神秘和美，使他从不曾对她失望。这大约正是她的狡黠之处。

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他把全国粮票从破旧发硬的钱夹里费劲地掏出来，用拈围棋子的手势夹着递给她。

“昨儿晚上。”她笑着接过去，“没想到这儿还住了个老乡，太好了。”

“要粮票干吗？招待所食堂不收粮票。”

“不想吃食堂。拿粮票买粮食，自个儿做饭吃。”

张恕笑了：“你是搞什么的？”

“画画的。看过‘半截子美展’吗？对那半个牛头有印象吗？肖星星。”她一笑眼睛就眯成两道缝。

“啊——画家。”他迟疑地说。他是看过“半截子美展”的，也记得肖星星这个名字。不过他好像记得那作为画家的肖星星已经近三十岁了，并不能和眼前这个生气勃勃的女孩对上号。

“您是什么家？”肖星星的眼睛亮晶晶的。

张恕笑了笑：“什么家也不是，连干活的地方也没了。到这儿来，想见识见识莫高窟。”

“辞职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大的魄力。我也想这么干，想了好几年了，可始终没敢。”她说话的时候总喜欢拿着旅游帽不断地扇，先前他以为是热，后来才知道那纯粹是一种习惯。

“看你可不像不敢的人。”

“是吗？糟就糟在这儿。我这人看起来胆子很大，可其实胆小得要命。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得买粮食喂脑袋了。”

“我这儿还有两袋方便面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不爱吃那玩意儿。”她早已走出好远。他对她的走路之快非常奇怪，她很丰满，但步履却轻盈得像是在飞。声音也有一种特殊的韵味，他猜她一定会唱歌。

4

那时张恕已年近不惑。他的历史也和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，少年时他活得很认真，在那个狂热的年代，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，他去了七次，却一直为了那一次的缺憾而悔恨不已。是大串联改变了他。他书包里揣了三十块钱便跑遍了全国各地，他的心跑野了，跑散了。他

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和愚昧。在恶臭难闻拥挤不堪的车厢里，他长时间木头似的站立着。回来之后他不再革命，甚至也不再说话，就那么沉默着，从容不迫地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，然后在晋北的一个贫瘠山村沉默了整整八年。回城之后赶上高考制度改革，许许多多的老知青都争相去挤这趟末班车。但他没有，他像这些年来面对许多事情那样，远远地观望着，看着那趟末班车超载着从眼前开走。

但他也并非一事无成。按照许多朋友的说法，他颇有艳福，妻子便是“自投罗网”的。不仅仅漂亮能干，最重要的，还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。这简直令人刮目相看了。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不明白沉默寡言的他是怎么把这样的女人搞到手的。自然，从外貌上看，他是相当有魅力的，身材高大，毛发浓密，皮肤黝黑，容貌端正得无懈可击。尤其是那种不可动摇的冷峻气质，据说是前些年女人们最抢手的“深沉型”。只是，第一书记的女儿很快便发现“深沉”不能当饭吃。她嫁了一个百无一能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公。坏就坏在他们很快便有了孩子，悔之莫及。王细衣开始摆脸色，摔东西，继而恶语相向。她到处玩乐，把孩子扔给他。他沉默着担起教养孩子的全部责任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“男阿姨”。连脚被开水烫伤的那几天，邻人们也见到他拄着双拐，在凛冽的朔风中去幼儿园接孩子。渐渐地，第一书记的女公子似乎被感化了，或者可能另有原因，总之她忽然有了回归家庭的愿望。就在她感到他应当受宠若惊的时候，他忽然很决断地辞去由她父亲介绍的一份工作，只身跑到他熟悉的大西北来了。

这已是他第二次经过河西走廊。和第一次不同，这次他是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破自行车踏上丝绸之路的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对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当大戈壁那酷烈的“焚风”把他的头发吹得高高扬起，

烈日灼烤着他皮肤的时候，他遥望着远方祁连山晶莹的雪峰和经常出现又隐没的海市蜃楼，总有一种奇特的快感。那对于他简直是一种至乐，那是一种非人间的享受。他常常忘乎所以地打上几声长长的呼哨，而每次都能听见远远的悠长的回声。他甚至幻想着能遇上一场沙暴，沙暴将他吞没之后又将他远远抛开。他在沙海中迷路、流浪，然后求生，想到这些，他干裂的嘴唇便绽开了笑容——这对于他简直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望。

敦煌他却是头一次来。“文革”中的那一次到了阳关便停止了。红卫兵们撅着屁股在古董摊上寻宝，那些洗得发白的军裤在阳光照耀下像一片突然冒出的小白蘑菇。有个女孩子找到了一块漂亮的汉代瓦当，宝贝似的展示了一圈儿，然后悄悄塞给了他。没准儿，我真有点儿什么艳福吧？他苦笑着想了一会儿他平生见过的女孩子，却都烟雾似的朦胧不清了。

5

张恕没有想到莫高窟带来的体验完全是一种荡魂摄魄的震撼。他忽然感到许多年来他梦寐以求的便是这样的瞬间。他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，仅仅想起头一次见到大海的情景：那时第一个强烈冲动便是想赤身裸体地投入海洋，变成汪洋中的一朵小小的浮沫。

那造型优美的莲花和飞天藻井，那碧空中轮状花蕊的覆莲，那流动的飞云、旋转的散花，那飘舞的长巾、艳丽的葡萄、卷草与联壁纹，那云气动荡、衣袂飘飞的美丽的伎乐天，充满了异域情调，显示出高雅又单纯的装饰趣味。

有无数的佛本生、佛传与经变的故事，有高达三十三米的弥勒佛

像，有总面积达四十平方米的巨大壁画《劳度叉斗圣变》，有长达十七米的佛涅槃像……那无数的飞天、药叉、雨师、伎乐、羽人、婆薮仙、帝释、梵天、菩萨、天龙八部……如幽谷飞瀑一般，涌来一部恢宏的历史、美丽的神话、神奇的传说、气势磅礴的艺术品……

他在这美丽辉煌的冲击下有些眩晕了。

所以，后来当他在73窟发现那片空白时，是那样的惊奇和不可忍受。特别是他从那残存的脚趾和璎珞中发现这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壁画，又听管理员老头说这是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所作“吉祥天女沐浴图”时，他产生了一种空前难耐的好奇心。

当晚，从来不做梦的他竟做了一个梦：那似乎是一片朦胧的海市蜃楼，近景是海，海中有莲，头戴天冠、赤身裸体的吉祥天女正冉冉从莲心中升起，仿佛是一幅东方的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但是，维纳斯的肉体被一种圣洁的光环所笼罩，那种美令人情欲丧失，而吉祥天女却俨然是个活生生的女子，这种美令人激情如火。更令他震惊的，是她那双弗鲁贝尔式的大眼睛：惊惧、迷茫中又埋藏着一种邪恶——是谁把这双眼睛赋予她的？！这双眼睛越来越大，最终把他吞没了。

尉迟乙僧要比波提切利早整整九个世纪啊！

“难道，东方人的佛陀真的比西方人的上帝更伟大吗？”睡梦中，他喃喃地说。

6

只是因为寂寞，才使他走近了那扇旧陋的门，那盏黄昏中的昏暗的灯。他敲响了门，她开门请他进去。刚刚洗浴过的脸在灯光下有点儿透明。她依然快快乐乐的，说话的时候喜欢抓过旅游帽或别的什么

不停地扇，激动的时候尤其扇得快。

“那些佛本生故事太残酷了！”她激动已极地讲述着来到敦煌第一天的收获，“萨埵太子为了救一只雌虎和几个虎崽，要从山崖上跳下摔出血来让那雌虎去吮；尸毗王为了救一只鸽子，不顾亲人的哭谏，竟把全身的肉都割尽；还有什么月光王心甘情愿地受那个鬼婆罗门的摆布，不是钉千钉就是剜肉燃千灯。当然啦，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帝释天的考验，最后他们都创伤顿愈安好如初皆大欢喜，可是，如果这不是什么考验呢？难道他们的亲人看到他们的骨殖不会伤心欲绝悲愤欲死吗？！难道他们亲人的生命就不值几只老虎和一只鸽子？！难道他们在舍身饲虎割肉喂鸽的时候就不怕伤害自己的亲人吗？！当然，这是一种极而言之，是借此宣扬佛教的一种精神，可是，这种奉献我实在不敢恭维，因为奉献的对象不值得……”

“所以你就成不了佛。”

“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释迦劝难陀修行的故事，威胁利诱，手段卑鄙无所不用其极，那完全是侵犯人权嘛！……相反，难陀对妻子的那种爱倒是挺值得钦佩的！”

张恕忍不住扑哧一笑。

难陀这段修行故事他也是头一天来便看到的。就在254窟，是北魏时期的作品。难陀是释迦的亲兄弟，家有美妻，不愿出家。释迦领他遍游天宫，观诸天女，复游地狱，见汤镬之刑，示以因果报应。如此反复再三，难陀才潜心佛法，成为罗汉。

“在这儿说话可得小心点儿，小心神佛报应，让你下割舌地狱！”他看她那一副认真样儿，忍不住想逗逗她。

“其实我倒不是对释迦牟尼有意见，”她的口气仿佛是和释迦在同一个支部似的，“这故事和佛本生故事一样不过是一种传说。悉达多太

子还是伟大的，关键是后来解释他学说的那些人出了毛病。佛本生故事里，我只觉得九色鹿的故事很美，因为它不但宣扬善行，还宣扬了一种惩恶扬善的戒律。人类一味地追求善否定恶的结果必然走向伪善，不如一开始就承认恶。善与恶是孪生子，要并行发展，扼杀一个，人性就要扭曲了。保持人性的完善是最美的，也是最难的。其实悉达多不是也经不起六年苦修的煎熬吗？假如不是那个牧女用鹿奶救了他，他早就死了，后来根本就不可能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呀！既然不禁忌吃喝，就更不该禁忌爱情，你释迦不爱你老婆可以出家，可人家难陀爱他老婆就可以不出家，你释迦不爱你老婆非要牺牲自己陪着老婆过一生，这是扭曲人性，可人家难陀爱他老婆，非要人家离开他老婆去修什么佛，难道就不是扭曲人性了？！”

她越说越快几乎成了绕口令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他极少有这种真正开心的笑。笑声背后他也想了一想——这女孩着实是少有的聪明。

“看来你这人根本入不了佛门。”他笑着说，“俗缘太深，六根不净。”

“这话就更不对了！自在为之，我心即佛，才是佛教的真谛。烧多少炷香，磕多少个头也没用，那么多和尚尼姑，你看有几个修炼成佛的？！”

“这倒是。”他沉默了。忽然想起自己的妻子，每遇寺院便要进去烧香拜佛求签，不求到上上签便不走，这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模式。而那上上签所示的，不过是俗人的最俗不可耐的心愿而已，令人联想到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中的老太婆。

“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”她忽然问，刚才那一番精彩的谈话如涛声大作，之后忽然变得一片清冷。

“这话本身就问得没有禅性。没什么‘为什么’，想来，就来了。”

他说。

“总是有原因的。”她歪着头想一想，“不过这原因你不肯说罢了。中国人还没到想来就来的那个份儿上。”

他诧异她的敏锐，但仍然什么也不肯说。

“那么你呢？你有‘为什么’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她黑如点漆的眸子亮闪闪的。她的这种潜藏的小小傲气很让他喜欢，这傲气在她身上常常像个小女孩斗气似的让他好笑。

“我做了二十年的敦煌梦。”

“二十年？你一共才活了几年？”

他没理他：“这地方对我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。这儿是佛的领地。既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，又是神秘莫测的中国‘百慕大’。”

“你可以写小说了。”

“你经过河西走廊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一种恐惧？！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真奇怪。”

“你才奇怪。我好像是头一回听说过河西走廊还有什么恐惧感的……”

“你没听说河西走廊上经常莫名其妙地出车祸，吞没一些人吗？”

“出车祸是有的，这原因太复杂了，比如天气、司机的技术……”

“得了！”她急切地打断他。他平时说话是最不愿被打断的，可这次却并不反感，甚至有想和她争论一番的愿望，这愿望说到底是不想让她离开。

“难道，你从小到大，就没经历过一件神秘的事吗？”她的一双黑宝石般的大眼睛挑战似的望着他。

张恕是在一个大风之夜来到敦煌的。当时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住处。他银子紧张住不起旅馆，经当地人指点，来到三危山脚下的一个招待所，这里只有两排简陋的平房。管理员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，冷漠地接待了他。他提着行李袋走进房间，连凉水也没了。他向老头要了半个玉米，啃了几口，还没有吃完便睡着了。

熟睡一夜，第二天才在那水银脱落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尊容：那副样子活像从沙暴中逃离的困兽，于是心里奇怪老头昨晚为什么没把自己当成鬼。

后来他去看了几个开放窟，也和肖星星一样看了佛本生的故事，但却完全没有她那么激烈的反应。来前他还听说此地有个叫做陈清的民间故事专家，他很想见此人一面。或许，会从他那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？后来，他注意到73窟那幅失窃的壁画。

吃晚饭的时候张恕闷闷不乐地向管理员老头要了一杯廉价的烧酒。老头倒谈锋很健，告诉他73窟那幅《吉祥天女沐浴图》他是见过的，是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所绘，被窃却是近期的事。前些时73窟已经关闭，现在突然重新开放，不知为了什么。

那天的夜似乎格外静寂。那静寂吞没了一切，连黑暗也吞没了。

当张恕微醺着倒在简陋的木板床上时，他听到有人敲门。

的确是敲门声。他乘着酒兴忽然想起《聊斋》里夜间侵扰的狐仙，或许是个二八姝丽呢。实在是找不出任何地方比这荒僻的所在更适合鬼狐出没了。

他打开门。一个奇形怪状的和尚站在眼前。穿一件绛色土布直裰，长得无形无状无棱无角，该凸起的地方残酷地凹进去，该凹进的地方